

爾非儒談諧博有餘爾非俠肝腸一何

爾非僧瀟灑絕塵情爾非龍手只俱靈

【冯梦龙全集】

# 情史

中

冯  
梦  
龙

著

王槐茂 张树天  
主编

馮夢龍

远方出版社



---

# 冯梦龙全集

---

主编 张树天 王槐茂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胡丽娟

## 冯梦龙全集

主编：张树天 王槐茂

---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大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221.5 字数：4850 千字

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 套

---

ISBN 7 - 80723 - 065 - 7/I·27

定价：718.00 元 (全 24 册)

情

史

(中册)



## 卷 九 情 幻 类

## 杨太真

马嵬变后，明皇朝夕思惟，形神憔悴。有道士王舟者，以少君术求见。上极其宠待，冀得复见，虽死不恨。道士出袖中笔墨，索细黄绢，诵咒呵笔，画一女人像，若天师所画将符，仅类人形而已。使上斋戒怀之，凝神定虑，想其平日，三日三夜不懈。道士曰：“得之矣。”上出像观之，乃真贵妃面貌也，上喜甚。道士笑曰：“未也。请具五色帟，结坛供之。”索十五六聪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，齐声歌子建《步虚词》。道士复焚符诵咒，吸烟呵像上。次命诸女一一如方呵之。至定昏时，请上自秉烛入帐中。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，谓之衡遥。以少许研极细，和以诸药，令作烛。外画五色花，谓之还形烛。上既入，道士命侍者出，反闭金扉，以葳蕤锁锁之。于是太真在帐中，见上泣曰：“以天下之主，不能庇一弱女，何面颜复见妾乎？沉香亭下，月中之誓，何在也？”上亦泪下，言马嵬之变，出于不意。其言甚多。太真意少释，与上曲尽绸缪，胜于平日。脱臂上玉环内上臂。天未明，道士启扉曰：“宜别矣。”上出帐回礼，不复更见。惟玉环宛然在臂耳。道士具言太真所以尸解，今见为某洞仙甚悉，多所秘。

白乐天《长恨歌》叙云：上皇追念贵妃不已，有道士杨通

幽自蜀来，云有李少君之术。上皇大喜，命致其神。方士竭其术以索之，不能至。又游神馭气，出天界、入地府求之，竟不见。又旁求四虚之上下，东极绝大海，跨蓬莱，忽见最高山，山上多楼阁。泊至西厢下，有洞户东向，阖其门，额署曰：“玉妃太真院”。方士抽簪叩门，有碧衣侍女至，诘其所从来。方士因称天子使者，且致其命。碧衣云：“玉妃方寝，请少待。”逾时，碧衣延入，玉妃出，冠金凤冠，披紫绡霞帔，佩红玉，曳凤鸟，左右侍女七八人，揖方士问曰：“皇帝安否？”次问天宝十四载以还事。言讫惘然。指碧衣侍女取金钿合，折其半，授使者曰：“为我谢太上皇。谨献是物，寻旧好也。”方士将行，复前跪致词：“请当时一事不闻于他人者，验于太上皇。不然，恐负新垣平之诈也。”玉妃徐言曰：“昔天宝十四载，侍辇避暑骊山宫。秋七月，牵牛织女相见之夕，上凭肩而望，密相誓心，愿世世为夫妇，此独君王知之耳。”因言“太上皇亦不久居人间，幸自珍爱。”使者还，具奏太上皇，皇心震悼。其说与此不同。

### 许至雍妻

许至雍妻早没，至雍怀思颇切，每风景闲夜，笙歌尽席，未尝不叹泣悲嗟。至雍八月十五日夜，于庭前抚琴玩月已久，忽觉帘屏间有人行，嗟吁数声。至雍问曰：“谁人至此？必有异也！”良久，闻有人语，乃是亡妻云：“若欲得相见，遇赵十四，莫惜三贯六百钱。”至雍惊起问之，乃无所见。自此常记其言，则不知赵十四何人也。后数年，至雍闲游苏州。时方春，见少年十余辈，皆妇人装，乘画船，将谒吴太伯庙。许生因问人曰：“彼何为者？”答曰：“此州有男巫赵十四，言事多中，为土人所敬服。此皆赵生之下辈也。”许生问：“赵生何

术？”曰：“善致人魂耳。”许生喜符其妻之说。明早，诣赵，具陈恳切之意。赵生曰：“某所致者，生魂耳。今召死魂，又令生人见之，某久不为，不知召得否？知郎君重念，又神理已有所白，某安得辞？”乃计其所费之值，果三贯六百。遂择良日，洒扫焚香，施床于西壁下，于檐外结坛场，致酒脯，呼啸舞拜，弹胡琴。至夕，令许君处于堂内东隅，赵生乃于檐下垂帘卧，不语。至三更，忽闻庭际有人行声。赵生乃问曰：“莫是许秀才夫人否？”闻吁嗟数四，应云：“是。”赵生曰：“以秀才诚意恳切，故敢相迎，夫人无怪也。请夫人入堂中。”逡巡，似有人揭帘，见许生之妻，淡服薄妆，拜赵生。徐入堂内，西向而坐。许生涕泗呜咽曰：“君得无枉横否？”妻曰：“命耳！安有枉横？”因问儿女与家人及亲旧闾里等事，往复数十句。许生又问：“人间尚佛经，呼为功德，此诚有否？”妻曰：“皆有也。”又曰：“要功德否？”妻云：“某生平无恶，岂有罪乎？”良久，赵生曰：“夫人可去矣。恐多时即有谴谪。”妻乃出，许生相随泣涕曰：“愿惠一物为记。”妻泣曰：“幽冥唯有泪，可以传于人代。君有衣服，可投一事于地。”许生脱一汗衫置地，妻取之，悬于庭前树枝间，以衫蔽面，大哭。良久，挥手却许生，若乘空而去。许生取衫视之，泪痕皆血也。许生痛悼，数日不食。赵生名何。

### 韦氏妓

京兆韦氏子，举进士，门阅甚盛。尝纳妓于洛，颜色明秀，尤善音律。韦曾令写杜工部诗，得本甚舛，妓随笔改正，文理晓然。年二十一而卒。韦悼痛之，甚为羸瘠。弃事而寐，意其梦见。一日，家僮有言：“嵩山任处士有返魂术。”韦召而求之。任命择日斋戒，除一室，舒帟焚香，仍须一经身衣以导



其魂。韦搜衣笥，尽施僧矣，惟余一金缕裙。任曰：“事济矣。”是夕，绝人屏事，且以昵近悲泣为戒。燃蜡炬于香前，曰：“睹烛燃寸，即复去矣。”韦洁服敛息，一禀其诲。是夜，万籁俱止，河汉澄明，任忽长叹，持裙、面帋而招，如是者三。忽闻吁叹之声，俄顷，睨帋微山，斜睇而言，幽芳怨态，若不自胜。韦惊起泣，任曰：“无庸恐迫，以致倏回。”生忍泪揖之，无异平生。或与之言，颌首而已。逾刻烛尽及期，歎欲逼之，纷然而灭。韦乃捧帋长恸，既绝而苏。任生曰：“某非猎金者，哀君情切，故来奉救，沕沫槿艳，不必置怀。”韦欲酬之，不顾而别。韦尝赋诗曰：“惆怅金泥簇蝶裙，春来犹见伴行云。不教布施刚留得，浑似初逢李少君。”韦自此郁郁不悒，逾年而歿。

## 北海道人

北海营陵有道人，能令人与已死人相见。其同郡人妇死已数年，闻而往见之曰：“愿令我一见亡妇，死不恨矣。”道人曰：“卿可往见之。若闻鼓声，即出勿留。”乃语其相见之术。于是与妇言语悲喜，恩情如生。良久，闻鼓声琅琅，不能得往。当出户时，奄忽执其衣裾，户开，掣绝而去。至后岁余，此人身亡。室家葬之，开冢，见妇棺盖下有衣裾。出《搜神记》。

## 真真

唐进士赵颜，于画工处得一软障，图一妇人，甚丽。颜谓画工曰：“世无其人也！如何令生，某愿纳为妻。”画工曰：“余神画也。此亦有名，曰‘真真’，呼其名百日，昼夜不歇，必应。应则以百家彩灰酒灌之，必活。”颜如其言，遂呼之，

百日昼夜不止，乃应曰：“诺。”急以百家彩灰酒灌，遂活。下步言笑，饮食如常，曰：“谢君召妾，妾愿事箕帚。”终岁生一儿，儿年两岁，友人曰：“此妖也！必与君为患，余有神剑，可斩之。”其夕，乃遗颜剑。剑才及颜室，真真乃泣曰：“妾南岳地仙也。无何为人画妾之形，君又呼妾名，既不夺君愿，君今疑妾，妾不可住。”言讫，携其子却上软障，呕出先所饮百家彩灰酒。睹其障，惟添一孩子，皆是画焉。出《闻奇录》。

### 吴四娘

临川贡士张榘赴省试，行次玉道山中，暮宿旅店，揭荐治榻，得绢画一幅。展视之，乃一美人写真，其旁题“四娘”二字。以问主者，答曰：“非吾家物，比来士子应诏东下，每夕有寓客，殆好事少年所携而遗之者。”榘旅怀淫荡，注目不释。援笔书曰：“捏土为香，祷告四娘。四娘有灵，今夕同床。”因挂之于壁，酤酒独酌，持怀接其吻，曰：“能为我饮否？”灯下恍惚觉轴上应声，莞尔微笑，醉而就枕，俄有女子卧其侧，撼之使醒，曰：“我是卷中人，感尔多情，故来相伴。”于是抚接尽欢。将晓，告去，曰：“先诣前途侍候。”自是夜夜必来，暨到临安亦然，但不肯说乡里姓氏。榘尝谓之曰：“汝既通灵，能入贡院探题目乎？”曰：“不可。彼处神人守卫，巡察周备，无路可入。”试罢西归，追随如初。将至玉山，惨然曰：“明当抵向来邂逅之地，正使未晚，盍弛担，吾当与子决别。”及期，榘执其手曰：“我未曾娶，愿与汝同归白母，以礼婚聘。”女曰：“我宿缘合伉俪，今则未也。君今举失利，明年授室，为别不久，他时当自知。”瞥然而去。榘果下第。寻约婚于崇仁吴氏。来春好合，妻之容貌，绝类卷中人，而排行亦第四。一日，戏语妻曰：“方媒妁许议卿，吾私遣画工图尔貌。”妻未之

信。开笥出示，吴门长幼见之，合词赞叹，以为无分毫不似。可谓异矣。出《夷坚志》。

### 薛雍妻

金陵士子薛雍，妻亡，感念不置，一夕，妻现形曰：“冥官以子精诚，遣来相伴。”雍喜，留宿，婉娈如生。朝往夕来，家人皆不避。雍自谓奇遇，诧于其友。友皆啧啧曰：“薛郎多情，能感冥契。”为赋《梦鸾诗》美之。已而，雍日困瘁，其父诘之，以实告。父曰：“妖也。”请道士治之。道士奉王灵官甚神，至是无验。语雍曰：“吾术尽矣，而妖不服，何也？”授以五色线，曰：“来则絰其裾。”雍如戒。明旦物色，遍诸寺院不得。偶举首，见壁间画女一纸，其色线在焉。乃悟妻丧后，日夕视画而叹，精神感通，遂尔成孽。取焚之，微有血出。雍少时而卒。

绍兴上舍葛棠，狂而有文，每下笔千余言，未尝就稿。恒慕陶潜、李白之为人，事辄效之。天顺间，筑一亭于圃，匾其亭曰“风月平分”，旦夕浩歌纵酒以自适焉。壁间张一古画，乃桃花仕女。棠对之戏曰：“诚得女捧觞，岂吝千金。”迨夜，一美姬进曰：“久识上舍词章之士，日间又垂深念，特至此歌以侑觞。”棠饮半酣，略不计真伪，曰：“吾欲一杯一曲。”姬连歌百曲，棠沉醉而卧。翌晓，视画上，不见仕女，少焉复在。棠怪之，虑其致祸，乃投诸火。

又稗史载：乡人程景阳夜卧，灯未灭，见二美女，绾乌云髻，薄妆朱粉，坐于旁，戏调备至，加以狎蝶。程老年已高，略不答。二女各批一颊，拿撼之，乃去。明日视之，伤痕存焉。儿曹不知何怪，久之，乃辟所卧枕屏，方于古画绢中得二女，盖为妖者，亟焚之。传云：“物久则为妖。”若画出名手，

乃精神所泻，如僧繇、道子，笔笔通灵。况复以精神近之，安得不出现如生也！

## 胜儿

吴泰伯庙在苏阊门之内，每春秋季，市肆皆率其党合牢礼祈福于三让王，多图善马彩舆子女以献之。非其月，亦无虚月。乙丑春，有金银行首，糺合其徒，以轻绡画美人侍女，捧胡琴以从，名美人为胜儿。盖前后所绘者，无以匹也。

女巫方舞，有进士刘景复送客之金陵，置酒于庙之东通波馆，而欠伸思寝，乃就榻。方寐，见紫衣冠者言曰：“让王奉曲。”刘生随而至庙，周旋揖让而坐。王语刘曰：“适纳一胡琴，艺精而色丽，知吾子善歌，故奉邀作《胡琴》一章，以宠其艺。”因命酌人间酒以饮生，并献酒物。视之，乃适馆中祖筵者也。生始颇不甘，既饮数杯，微醉而作歌曰：“繁弦已停杂吹歇，胜儿调弄逻迤发。四统拢撚三四声，唤起边风驻寒月。大声漕漕奔泥泥，浪蹙波翻倒溟渤。小弦切切怨颼颼，鬼泣神悲低悉窅。侧腕斜挑掣流电，当秋直<sub>斗</sub>腾秋鹞。汉妃徒得端正名，秦女虚夸有仙骨。我闻天宝年前事，凉州水西作城窟，麻衣左衽皆汉民，不幸胡尘暂蓬勃。太平之末狂胡乱，犬豕奔腾恣唐突。玄宗未到万里桥，东洛西京一时没。一朝汉民没为虏，饮恨吞声空呜咽。时看汉月望汉天，怨气冲星成彗孛。国门之西八九镇，高城深垒闭闲卒。河湟咫尺不能收，挽索推车徒砢砢。今朝闻奏《凉州曲》，使我心魂暗超忽。胜儿若向边塞弹，征人血泪应阑干。”歌成，刘生乘醉落笔，草札而献。王寻绎数四，召胜儿以授之。王之侍儿有不乐者，怒色形于面。生恃酒，以金如意击胜儿，破血淋襟袖。生乃惊起。明日视绘素，果有损痕。歌今传吴中。

## 金山妇人

有士夫自浙西赴官湖外，妻绝美。舟过扬子江，大风作于金山寺下，舟覆，妻孥尽溺，唯士人赖小艇得脱。就寺哀恸累日，然后去。三年后，满秩东还，复经故处，就寺设水陆供荐，祷于佛，乞使妻早受生。罢时已四更。少焉，童奴扫地，逢一妇人，满身流液馋涎，裸跣抱柱，如醉如痴，唤之不应。黎明，僧众聚观，士人亦至。细认之，乃其妻也，骇怖无以喻。命加薰燎，具汤药守之。至食时，稍稍知人，自引手接汤。俄而复活，夫妇相持而泣，遂言其故，曰：“我初没时，如被人拖脚引下，吃水数口，入水底，为绿衣一官人携入穴。穴高且深，置我土室中，以我为妻。每夜袖糕饼之属饲我，未尝茹荤。问其安得此物，初犹笑不言，及既昵熟，方云是水陆会中得来。因告之曰：‘我因闷已久，试带我出，瞻仰佛事，少欢心意，如何？’彼坚拒不可。求之屡矣，一夕许之。我因攀险梯危上寺中，望灯烛荧煌，华幡间列。及诣香案边听疏，乃是君官位姓名追荐我者。我料君在此，盘旋绕寺不肯返。绿衣苦见促，我故延留，会罢烛灭，强拽我行。我闻君咳声，愿见不得，紧抱廊柱不放，遭他殴打，困极。他怕天晓，始舍去。此身堕九泉下，不知岁月，赖君复生，皆佛力广大所致。”喜甚而哭，夫亦哭，遂为夫妇如初。满寺之人，莫不惊异。绿衣者，盖水府判官也。出《夷坚志》。

## 鬼国母

建康巨商杨二郎，本以牙儉起家，数贩南海，往来十余年，累货千万。淳熙中遇盗，同舟尽死，杨坠水得免，逢木抱之，浮沉两日，漂至一岛。登岸，信脚所之，入一洞中，男女

多裸形，杂沓聚观。一最尊者，称为鬼国母，令引前问曰：“汝愿住此否？”杨无计逃生，应曰：“愿住。”母即命鬻治室，合为夫妇，饮食起居与世间不异。或旬日，或半月，常有驶卒持书至曰：“真仙邀迎国母，请赴琼室。”母往，其众悉从，杨独处洞中。它日，杨亦请行，母曰：“汝凡人，不可。”杨累恳，母许之。飘然履虚，如蹶烟云。至一馆宇，优乐盘肴，极为丰洁。母正位而坐，引杨伏于桌帟，戒之屏息勿动。移时，庭中焚楮，哭声齐发，审听之，即杨之家人声也。乃从桌下出，家人皆以为鬼。惟妻泣曰：“汝没于海中二年余，我为汝发丧行服，招魂卜葬，今夕除灵，故设水陆做道场，何由在此？人耶？鬼耶？”杨曰：“我原不曾死。”具道所遇曲折，妻方信之。鬼母在外招呼，继以怒骂，然终不能相近。少顷寂然。杨乃调药补治，数年始复本形。

## 黄损

秀士黄损者，丰姿韶秀，早有隽誉。家世阀阅，至生旁落。生有玉马坠，色泽温栗，镂刻精工，生自幼佩带。一日游市中，遇老叟鹤发朱标，大类有道者。生与谈竟日，语多玄解。向生乞取玉坠，生亦无所吝惜，解授。老人不谢而去。

荆襄守帅慕生才名，聘为记室。生应其聘，行至江渚，见一舟泊岸，篷窗雅洁，朱栏油幕。讯之，乃贾于蜀者，道出荆襄。生求附舟，主人欣然诺也。抵暮，生方解衣假寐，忽闻箏声凄惋，大似薛琼琼。琼琼，狭邪女，箏得郝善素遗法，为当时第一手。此生素所狎昵者也，入宫供奉矣。生急披衣起，从窗中窥伺，见幼女，年未及笄，衣杏红轻绡，云鬓半鞞，燃兰膏，焚凤脑，纤手抚箏。而娇艳之容，婉媚之态，非目所睹。少选，箏声阒寂，兰销篆灭。生视之，神魂俱荡，情不自持，

挑灯成一词云：“生平无所愿，愿作乐中筝。得近佳人纤手指，呀罗裙上放娇声。便死也为荣。”遂展转不寐。早起伺之，女理妆甫毕，容更鲜妍，以金盆洁手，玉腕兰芽，香气芬馥，扑出窗棂。

生恐舟人知之，不敢久视，乘间以前词书名字，从门隙中投入。女拾词阅之，叹赏良久，曰：“岂意痍子山复见今日耶！”遂启半窗窥生，见生丰姿皎然，乃曰：“生平耻为贩夫贩妇，若与此生偕伉俪，愿毕矣！”自是启朱户，露半体，频以目挑。畏父在舟，倏启倏闭，终不通一语。亭午，主人出舟理楫，女隔窗招生密语曰：“夜无先寝，妾有一言。”生喜不自胜，惟恨阳乌不速坠也。至夜，新月微明，轻风徐拂，女开半户，谓生曰：“君室中有妇乎？”生曰：“未也。”女曰：“妾贾人女，小字玉娥，幼喜弄柔翰。承示佳词，逸思新美，君一片有心人也。愿得从伯鸾，齐眉德曜足矣。倘不如意，有相从地下耳。慕君才华，不羞自献。君异日富贵，万勿相忘。”生曰：“卿家雅意，阳侯河伯，实闻此言。所不如盟者，无能济河。”女曰：“舟子在前，严父在侧，难以尽言。某月某日，舟至涪州，父偕舟人往赛水神，日晡方返，君来当为决策。勿以纡道失期，使妾望眼空穿也。”生曰：“敬如约。”生欲执其手，女谨避不可犯。其父呼女，女急掩门就寝。生恍惚，如在柯蚁梦中，午夜目不交睫。次日，舟泊荆江，群从促行，生徘徊不忍去。促之再三，始简装登岸，复伫立顾望。女亦从窗中以目送生，粉黛涪涪，有泪痕矣。生唏嘘哽咽。顷之，轻舟挂帆，迅速如飞，生益不胜情。

入谒守帅，心摇摇如悬旌，帅屡叩之，不能举词，惟辞帅：“欲往谒故友，数日复来。”帅曰：“军务倥偬，急需借箸，且无他往。”命使洁幸舍，治供具，馆生。生逡巡就旅舍，陴

守甚严，生度不得出，恐失前期，逾垣逸走。

沿途问讯，间关险阻，如期抵涪州。客舟云集，见一水崖，绿阴拂岸，女舟孤泊其下。女独倚篷窗，如有所待。见生至，喜动颜色，招之曰：“郎君可谓信士矣！”嘱生水急，继缆登舟，生以手解维欲登，水势汹涌，力不能持，舟逐水漂漾，瞬息顺流，去若飞电。生自岸叫呼，女从舟哭泣，生沿河渚狂走十余里，望舟若灭若没，不复见矣。晚，女父至，觅舟不得。或谓缆断，舟随水去多时矣。女父急觅舟，追寻无迹，涕泗而回故里。

适琼琼之假母薛媪者，以琼琼供奉内庭，随之长安，行抵汉水，见舟覆中流，急命长年继起。舟中一幼女，有殊色，气息奄奄，媪负以纁絮，调以苏合，逾日方苏。诘其姓氏，曰：“妾裴姓，玉娥，小字也。随父入蜀，至涪州，父偕舟人赛神，妾独居舟中，缆解漂没至此。”媪曰：“字人无也？”女曰：“与生订盟矣。”出其词为信。媪素契重生，乃善视女，携入长安。谓之曰：“黄生，吾素所向往也。岁当试士，生必入长安。为女侦访，宿盟可谐也。”女衔谢不已。自此，女修容不整，扃户深藏，刺绣自给。思生之念，寝食俱废，或梦呼生名而不觉也。

一日，有胡僧直抵其室募化，女见僧有异状。女跪膜拜曰：“弟子堕落火坑，有宿缘未了，望师指迷津。”僧曰：“汝诚念皈依，但汝有尘劫，我授汝玉坠，佩之可解。勿轻离衣裾。”授女而出。女心窃异之，未敢泄于媪也。

然生遍访女，杳然无踪，若醉若狂，功名无复置念。穷途资尽，每望门投止。适至荒林，见古刹，生入投宿。有老僧趺坐入定，生以五体投地。僧曰：“先生欲了生死耶？”生曰：“否，否！旧与一女子有约涪州，为天吴漂没。师圣僧也，敢



以叩问。”僧曰：“老僧心若死灰，岂知儿女子事？速去，毋溷我。”生固求，僧以杖驱之使出，生礼拜益坚。僧曰：“姑俟君试后，徐为访求，当有报命。”生曰：“富贵吾所自有也，佳人难再得。愿慈悲怜悯，速为指示。”僧曰：“大丈夫致身青云，亢宗显亲，乃其事也。迷念欲海，非夫矣。”追之再三，复出数金，以助行装。生不得已；一宿戒行，终恋不能舍。勉强应制，得通籍，授金部郎。时吕用之柄政，敛怨中外，生疏其不法，吕免官就第。生少年高第，长安议婚者踵至，悉为谢却，盖不忍背女初盟也。

吕闲居遍觅姬妾，闻薛媪有女佳丽，以五百缗为聘，随遣婢仆数十人劫之归第。吕见女姿容，喜曰：“我得此女，不殊石家绿珠矣。”女布素缟衣，云鬓不理。吕出綦组纨绮，命易妆饰，女啼泣不已，掷之于地。吕令诸婢拥女人曲房，诸客贺吕得尤物，置酒高会。有牧夫狂呼曰：“一白马突至厩争枥，啮伤群马。”白马从堂奔入内室，吕命索之，则寂无所见。众咸骇异，因而罢酒。吕入女寝室，叱去诸婢，好言慰之曰：“女从我，何患不生富贵乎？”女曰：“妾本阉阉女子，裙布椎作，固所甘之，无愿富贵也。相公后房玉立，岂少一女子耶？罗敷自有夫，如苦相迫，愿以颈血溅相公衣。此志不可夺也！”吕自为解衣，女力拒不得脱。忽有白马长丈余，从床第腾跃，向吕蹄啮。吕释女环室而走，急呼女侍人。马啮女侍，伤数人倒地。吕惊惶趋出寝所，马遂不见。吕曰：“此妖孽也。”然贪恋女姿，不忍驱去，亦不敢复入女室矣。惟遍求禳遣。有胡僧自言能禳妖，吕延僧入。僧曰：“此上帝玉马，为祟女家，非人力所能遣也。兆不利于主人。”吕曰：“将奈之何？”僧曰：“移之他人可代也。”吕曰：“谁为我代耶？”僧良久曰：“长安贵人，相公有素所仇恨者，赠以此女，彼当之矣。”吕恨生刺